

1930年，在南非开普敦的Zulu雕像

旅游者从Zulu带回的雕塑与之进行了对比，发现塑像用了Zulu枕头上的图形来装饰身体。虽然与之相关的资料太少,但丹尼尔·艾迪恩依照这个线索,同时考虑到弗格的权威性,确认在苏格兰皇家博物馆中的两尊人像属于Zulu族。有可能弗格并未将英国博物馆的人像归错类别——能被证明来自Zulu族的一些物品，如匙和杆，与雕像相似处就在于优雅伸展的风格——然而只简单地称它作“Zulu”塑像就是非常错误的。它可能是由Zulu雕刻匠制作的,但并不是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假如一个人仅仅只从形式考虑,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的那一对生动的人像就可能被猜测是来自Tsonga族,而且由是他们的跳舞者在跳舞时使用。依照这种毫无根据的形式主义进行的分类,所谓的Zulu雕塑,就毫无根据地附会出关于它的传说和产地。

产生这种对于Zulu的偏爱的原因,我们可在当时欧洲殖民者所写的政治和历史的演讲稿中可查找到。另一相似的原因是由于忽视南非黑人,通常有能力制造出跟西非和中非人民所生产的“相同质量”的雕塑这一事实。二者中都有一种趋向,即是白种文化用它自己的标准,把黑人民族看作是低等和幼稚民族。但是Zulu族比其它黑人民族更猛烈地挑战白人,因而被认为是更“开化”的民族。

在1850年到1940年间,由于传教士、有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现在的研究者们发现了大量的实物,并将它们呈现给世人,这才使得我们正确地知道了南非黑人在使用塑像时的传统背景,这自然也引出了问题出现。十九世纪当地流行的某些传统的归属问题待定, 另一些幸存下来的传统,毫无疑问地已发生了改变。例如,在1930年到1977年间,属于Venda族社团的许多塑像尺寸被放大了。

由于南非传教士间居住的分散和他们兴趣的不同,对本土黑人多种艺术的收集和各种有用资料的取舍上不定一致。一般而言,更多的是有关Transvaal、Mozambique和Lesotho的艺术资料,由德国和瑞士的传教士收集的,比居住在东海岸、优越感十足的英国和美国传教士收集的资料多。通常这些传教士比人类学家更容易接近这类物品,它们原本是排斥外来者观看其怎样被制造和怎样使用的。关于仪式用雕像,他们说的比他们做的多。作家和博物馆长,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地遵照以前的形式,去界定这些雕像,它们只是由更高文化水平的拥有者制作的。

南非更为彻底地遭受了殖民统治之后,白人定居者、基督传教士的福音传道以及白人军队和经济组织的征服,超过了大陆的其它任何地方。最近的某些文章一直有争论有关维多利亚时期和非洲二十世纪早期关系的见解,认

Uili 绘画和 Igbo 人的世界观

立兹·威利斯

立兹·威利斯

立兹·威利斯，1930年

在尼日利亚东南部Igbo人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女孩和妇女们有机会学习被认为是Uili绘画的纹身艺术和墙面装饰。Uili是共有的字母前缀,是Igbo人用植物学上名为Rothmania whitfield和Cremaspora triflora(例如:uli oba,uli nkilisi,uli edi eji,uli okorobiam)来命名各种灌木和小树,把颗粒大的豆类籽压碎出来的一种液体,用薄木片或细细的金属刀把它涂抹在皮肤上。染料氧化着色在富有特点的曲线上,这样黑色的、优雅的、风格化的图形便可保持大约8天左右。

去集市、回访未来的丈夫和参加各种典礼,如结婚庆典、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命名仪式时,妇女们便需纹身,在节日和已死去的亲人的葬礼上,她们也要纹身。舞蹈队的所有队员们在表演时要选择特殊的纹身图案。去别的村庄表演时,这些特殊的纹身图案可把她们与其它地方的人区别开来。很少记载男人纹有Uili图案的,但我被告知村里的摔跤手在摔跤时要纹Uili图案。G.T.Basden记录过年轻男人用直立的、粗的Uili条纹装饰他们的身体。另外,Herbert Cole最近发表的一组Ozo人的照片中也有如此的纹身装饰。

相同或风格相近的图案,也被用颜料绘在公用神庙的墙上,及举行成人礼和宗教仪式的院落墙上。尽管绘制的地方不同、采用的工具不同、常见的使用动物和人来做装饰的基本纹样有所不同(很少见到装饰在躯干上),但这些壁画均被认作是Uili绘画。一个人一生中的幸运事情,如结婚或取名字也能马上绘成壁画。一个家庭甚至可能以装饰它的主墙一种方式,来显示它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做这些事。他们习惯在12月份修整建筑和墙面,完成壁画,然后庆祝Asha Olu节。

今天,纹身基本上消失了。泥土墙面的神庙也没有了,或者说是变得现代了。今天的节日和仪式过程已融进了更多的西方风味,虽然如此,在今天Igbo人的一些地方仍能看到纹身和壁画。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时态来肯定它并未完全消失。

在Igbo人族群之间,修养的培育、仍至艺术和建筑的风格均存在着某些变化。当然Uili绘画的基本纹样、图案和作画技巧在Igbo人所在的各个地方

为传道和殖民化运动是特别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活动。维多利亚时期征服殖民地“土人”的基本原则是基于种族主义和黑色皮肤人天生低人一等的进化论观点。但是英国人在对待Zulu的态度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中,双方不停打仗,这个种族在殖民主义者的言谈中是被称作一个“优于其它”南非黑人的种族。他们的军队组织给了后来的殖民统治主子以及再后来的学者很深的影响。因此比起不好战的近邻,他们更加为人所知。奥莫·戈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按照一般的潮流,写成了有关非洲国家形成概念的历史著作,Zulu的历史被当作文章中重要的主题。所以Zulu族更享有名望,不是因为比南非的其它黑人有更多的“文明”。

同样地,传教士不得不承认黑人并不是天生的奴隶和未开化的人。传教士文章可以证明了,在指导这些人“拯救灵魂”和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时,,这些“野蛮人”已经拥的技术水平。传教士收集的遍及非洲的物品被当作“新奇的东西”和“抗击异教徒战争的战利品”东西,本身就是黑人文明思想的显现。只有在1930年后,西部和中部非洲国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战斗中,这个想法才真正地被确认。

但是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认为与这个大陆的其它地方相比,他们到达南非的时间要早些,因而似乎比起非洲另外的地方,更能够将征服人民的工艺品,从它们所属的地方拿走。几呼所有的十九世纪南非传统雕塑品,都在欧洲博物馆里,特别是在英国、东德、西德和荷兰。除了有些是考古学上的发现外,仅有几件1930年前的实物保存在南非博物馆。留在南非的一些重要收藏品,因一直受到欧洲和美国市场掠夺者的威胁,也没放在公共机构中。对南非艺术的兴趣刚刚才开始,其中塑像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和美国已商定将非洲艺术当作一种商品,很少或根本未考虑到他们正在掠夺别人的艺术遗产。

当为少数白种人服务时,南非就流传着黑人是天生下等人的说法。自从1970零年南非艺术市场的出现,引起了白人对它态度的转变。南非及各地学者的兴趣增加了,增加的比例也不过是针对发展中的艺术市场而言,这个兴趣本身似乎是与倡导反抗欧洲和美国种族隔离的普及化有关系。然而,悲哀的是对南非这种传统形式的研究,被看作是为了黑人反抗白人的控制,它的根基体现在英属殖民地的格言“分裂再统治”上。在南非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考虑到南非黑人对待人种的分裂态度,任何能凝聚文明或艺术历史的可能性都很微小。或许一个国家的标志是抛弃了这些挡道的传统而产生的,如鹰状标志从天津巴布韦的辩证中诞生。

中就毫不令人惊奇了,“ndu oma”的意思逐字翻译就为“好的生活”,一般是最为人所看重,被原有的法规所赞成,包含着身体好、强壮、充足、富裕、多子、同庆和娱乐等多种含义。Robert FarrisThompson,在他的文章《冷静的美学》摘要中指出,“冷静”这个字包括了头脑的沉着、社会地位的稳定、镇定自若的性格和纯正的品质,它并不排除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享受、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对个体而言,服装的美丽增强了视觉吸引力,给了他或她一个接受赞美的好载体。同时,Thompson还持这样的观点,即性别吸引力、动作魅力和行为吸引力,是一种道德概念的、更进一步的审美营造。

有关美丽和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可从描绘在Uli绘画中的、发生在Igbo人之间的二种不同的隔离仪式中提取出来,而获得相似的结论。一种是关于青春期少女的,另一种是关于竞选Ozo头衔的男性候选人的。首先,mgbede标志着从少女成长为女人的过程。这种做法的传统形式是女孩们为准备结婚而可能被隔离6个月以上。整个过程中她们所经历的事件,会令面貌发生相当大的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就如同在mgbede结束后人们所开的庆祝会一样重要。在庆祝会上女孩会被安置在受人注目的地方,受人注目的程度或许在她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再有了。在mgbede过程中,所受的教育是帮助她准备即将面对的新角色——妻子和更后一些的母亲一职。这些职责要求她精通传统和习惯法规。

虽然高尚精神的领悟是二个隔离时期的重点,但它并不是通过严格的苦行来获得。在mgbede期间,女孩吃的是高热量的精美食品,养胖身体以证明与自然界万物的和谐关系,它同时也表示体能的健壮是能生养小孩的,也为日后的辛苦劳作打好基础。她学跳舞、用Uli绘画装饰部份墙面,学会修饰别人和自己的身体、头发。年岁大的Uli画艺术家才能修饰这类女孩的身体。因为清洁好后的皮肤表示行为正直和善良。要直到皮肤光滑和没有污点才行。污点或臃肿的皮肤时常被认为是身体有疾病的表现,它又与不自然或不正常的行为相关联。用Uli染料在清洁好的皮肤上作画,是整个美感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首先,刮去体毛,涂上ufie(紫木)粉末进行磨擦以使皮肤表面光滑。这种深红色的粉末有止汗的功能。所以当Uli染料被仔细涂好后,图案就不会再被弄脏、弄污。第二天,ufie(紫木)显眼的赤红色所画的优雅美丽的线条,因为氧化而变成黑色,最后用油使皮肤变得柔软和润滑,并且使之发光。在Igbo人的审美意识中,光泽和明亮是与光明磊落、诚实、纯洁和神圣这类优点相连的。Thompson在他的《冷静仪式的分析》中也曾指出过这二种品质。

Uli绘画的最初灵感据说来源于Chineke(神)创造的动物造型。民间故事、歌谣和谜语揭示出这种图形被认为是具有吸引力的和美丽的。从Asele开始——她是传说中的第一个Uli绘画者——女性艺术家们把这些图案诠释进Uli方言中,认为豹纹和巨蟒斑纹的基本花纹结构是相同的。经历过mgbede形式的年轻女人们,希望具有吸引力和受人爱慕,从头顶到脚趾都被绘上迷官样的图案,这种图案被称作oagaalu,即动物图形的再现。

Uli绘画艺术家们强调女孩的人品好和健康,如同强调她的美丽和性的吸引力一样。选择的图案总是着重突出身体的丰满,把注意力引向女孩最美的容颜上或者尽量减弱她的缺陷。假如一个女孩在脖子上没有一圈圈的肉(有肉是美丽的表示),艺术家可能就得做到尽量使人不去注意此处。Uli艺术家装饰过后就会显出最具价值的审美性,包括对比和明亮、透明和精确,基本纹样协调的、平衡的分配,都的确与被装饰的身体相适应的。所有这些装饰与道德是否高尚相联系,经过装饰和穿戴得当的mgbede女孩看起来富有、光彩夺日和明亮照人。她们肩负着年轻、活力和再生的希望。

有关Igbo人第二个隔离仪式的例子是izu iteghete,也是正在消逝的一种传统做法。在整个七周时间内,在开始第四周,男子候选人就要为达到神圣和崇高的境界而做准备,在倒数第二周,就进入名为Ozo的阶段了。它与以前的阶段相比更注重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财富的捐赠。想上进的这些人此时被养得胖胖的,他放松身体,妻子将他打扮起来。用ufie(紫木粉)磨擦他的皮肤,再用Uli在其上绘画。但是他们身上的图案却不能与被装饰过的年轻妇女的相媲美。这样做是想增加候选人外表的高贵感,藉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为了庆祝成功,他的院墙要到最后才被他的妻子装饰绘画。用这种方式进行的艺术加工成为显示好生活的重要方法,同时帮助沟通个体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价值取向。

许多学者认为,Igbo人的绘画艺术是用来代表和解释Igbo人自己的生活视觉的,即多层次和多方位。例如,Herbert Cole和Chike Aniakor就指出:“Igbo人的观念和美学是有活力的、多方位的和非线性的特征组合。”Chinua Achebe认为Igbo人的绘画艺术反映了他们的“移动和变迁”的世界观。Donatus Nwoga描述了三种真实形态:物质、精神和抽象。按照他的说法,事物不仅独自存在于一种或另一种状态中,而且存在于二种的混合态中。

我最近访问了Mgbadunwa Okanumme,一个来自Nnobi的老Uli绘画艺人,此地在Onitsha的东南面,距离有25公里路程。她从事过装饰自己房间的绘画,她的解释显示出三种真实状态的结合——物质、精神和抽象。在这些墙中

间有一个图形代表ufo,ufo是常有钩状手柄的木刻大浅盘,在ufo中雕刻有四个浅盘的外形,里面供奉着食物或可拉树坚果。数字4代表着完整和Igbo人的4个星期日。

包含在这个画中的另一层意思表明,艺术品的内涵已超越那些有优雅线条风格的、用于仪式庆典的物品本身;ufo也被相信能带来好运和使持有者免遭伤害。在某些场合参观者可能会得到ufo。主人从他家中神龛的缘上取下来,打碎可拉树坚果,祝愿在场的所有人生活美好和富裕。在另一个仪式庆典中,主人可能会牺牲一只鸡来祈求ufo掌管者的保护,鸡血用于4个盘子外形的黑块来表示,逐渐消失和结束在被叫做okwa的三角形纹样中,它们象征了流出的血已凝固,一个物质的真实。凝固的血块激励了ufo的活力,将阻止任何企图伤害主人的事件发生,因而这就成为物体的抽象能力,也即Okanumme努力想解释和表达出来的。

剩下的图案是纯粹的装饰了:它们并没有扩充主题意旨,但是却增强了整个艺术效果,有些是来自实体本身,诸如束发夹、象牙手镯、果实种子;另一些是非写实的、抽象的,意为强调身体某部份的性质或外观。这些基本纹样被很考究地放置,以平衡协调整个作品。

Uli墙画的许多复杂图案,里面包含着意思似乎毫不相关的众多图形。在Nri处,一神庙中的基本纹样被描述成传统的二件编织服装。上面画着用高撑的独木舟,一个人在船上(此为杀河马者),托盘里装有晾干的薄薯片,直立的筛玉米的筛子。然后你的注意力会集中到船尾的Uli绘画上,一个长方形的篮子,一把皮革制的扇子和一个装Uli染料的罐子。再次使我想到代表的不同真实标准,个别基本纹样的意思并不是设计成单独的一个主题。这样便可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联合及共鸣。通过图形唤醒你的思维,从而理解整个作品的来龙去脉。

懂得一个基本纹样所背负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在整个作品中的位置,以及服饰是由谁来穿戴这两点。这可能解释了Bende的11位Uli艺术家的回答。1930年K.C.Murray曾询问过怎样确认基本纹样的各个花形问题,她们的回答是一个单纯的图形可能被称呼多个名称,一个名称可以描述这个物体,但是由于这些图形常常被过于抽象化和简单化,因而不同的人对它们的识别也就不同,某些图形可能只有一种象征或比喻的内涵;另一个名称可能描述了人物外貌的特性;再另一个,通常描绘的重点又在身体上。一个名称可能显示基本纹样的相互关系,或衣服由何人所穿:是一组人或某一个身份确定的个体?它可能描述了装饰事件本身,来达到庆祝或通告什么事的目的。最后,某些命名是意指Uli绘画技法的艺术性、风格、外观表现或Igbo人美学的自然性。例如,uli mbo“闪烁的uli”,意指Igbo人幻想中的爱的图形。

一幅墙画的综合性风格可能也揭示出更多有关Igbo人的美学鉴赏。Uche Okeke记载了壁画的二种风格。第一种风格是关于神龛墙的,包括用稳重的色彩进行严谨布局的抽象图案,这一类画时常由专家来完成。第二种风格用于自家建筑上,更多的是对尘世生活的大量丰富的描绘,用写实方法来设计基本纹样。这种情况,宅院的所有妇女共同分担设计和绘制。但以Nri神庙墙和Mgbadunwa Okanumme的壁画为例,Okeke的观察就不总是正确的了。此外,某基本纹样似乎是“家庭”式的,提及的共同活动可能也是Igbo人哲学观念的表现。

例如,想描述一组基本的纹样,却不用名词而用分词来形容:正在弯腰、正在砍伐、正在编辫、正在叠被、正在系带等等——即是每一天的“家庭”活动。Uli绘画艺术家抽象地、毫不困难地表示出移位和活动,或许是由于Igbo人认为,人或物都肩负着极重要的使命。“ife kpatalu”(制作后的物品所具有的功能)表达了一个物体存在的所有因素:它的可见性和可触摸性;它的隐秘性和不可见的方面;它的用途和制造过程。这些中最重要的是物体的用途。体现活动或移动的抽象纹样可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物体在实施它的功能和用途时将会变得更真实,呈现完全的有效性。这个观点听起来又回到“好生活”的观点上去了。仅有存在是不够的,它必须实现它的潜能和期望的事物。

Uli绘画,如同富于装饰性的抽象画,实际上表达了Igbo人的道德价值和他们多种标准的真实观点。对Uli绘画艺术家自身而言,装饰活动本身似乎有最高的价值度。我问了一个相当含糊的问题:“当Uli艺术家开始作画时,她想的是什么?”回答是:“你作画前必须思考方案,然后使你自己信服——人们将会喜欢这个。在思想上不要有任何负担,确信它是美丽的。”Herbert Cole和Chike Aniakor相信:“故意的象征创作是少有的,假如有,那在Uli艺术家的思想中”。

Uli绘画增加了身体的美丽,因此使得用它来装饰自己的妇女们感到满足和充满自信。赋予的更深刻意韵和动力使得身体更为真实。用Uli绘画装饰的身体被认为处于最佳状态。正如摘要中表述的:“她涂抹价值一考包(尼日利亚币)的香油在身上,但是这对她的美丽无计于事,它破坏了她的美;她买了Ngalolu(使身体发光的東西),把它它全部用在身上,它毁坏了她的美丽——好比一个将与白种男人结婚的人一般。她到了Afor,买了一可拉树的Uli,她将uli涂在身体上,然后她的身体终于变得象她的身体了。”

^[1]